

◎ 俗文化研究

十一書籍出版社

阿含正義

〈唯識學探源〉

第七輯



阿含名義

廣說四本部《阿含經》時總體說之真正教義。一一舉示佛陀本懷，令阿含時期初轉法輪根本經典之真義，如實顯現於佛子眼前，並提示末法大師對於阿含真義誤解之實例，一一比對之，證實唯識增上慧學確於原始佛法之阿含諸經中已隱覆密意而略說之，證實世尊確於原始佛法中已曾密意而說第八識如來藏之總相；亦證實世尊在四阿含中已說此藏識是名色十八界之因、之本十證明如來藏是能生萬法之根本心。佛子可據此修正以往受讀大師（譬如西藏密宗應成派中譯師：印順、昭慧、傳道、大順、達賴、宗喀巴、寂天、月稱、等）誤導之邪見，建立正見，轉入正道。

——平實筆錄——

ISBN 978-986-22992-7-6

00250



9 789868 299276

阿含正義

唯識學

源 第七輯

半實導師 著

王智平 敬贈

ISBN-13:978-986-82992-7-6

阿含正義—唯識學探源／平實導師著 —初版—
臺北市：正智，2007—〔民96—〕
冊； 公分

ISBN:978-986-81358-6-4 (第1輯：平裝)
ISBN:978-986-81358-8-8 (第2輯：平裝)
ISBN:978-986-81358-9-5 (第3輯：平裝)
ISBN:978-986-82992-1-4 (第4輯：平裝)
ISBN:978-986-82992-4-5 (第5輯：平裝)
ISBN:978-986-82992-5-2 (第6輯：平裝)
ISBN:978-986-82992-7-6 (第7輯：平裝)

1.阿含部

221.8

95015882

阿含正義 唯識學探源

——第七輯

作 者：平實導師
對：蘇振慶 章乃鈞 蔡禮政 劉惠莉
出 版 者：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

電 話：○一二二八三二七四九五 28316727

傳 真：○一二二八三四四八二二

111台北郵政73-151號信箱

郵政劃撥帳號：一九〇六八二四一

(正覺講堂：總機○一二二五九五七二九五

傳真○一二二五九五四四九三)

總 經 銷：飛鴻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

231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501-9號2樓

電 話：○一二二八二一八六六八八(五線代表號)

傳 真：○一二二八二一八六四五八 82186459

初版首刷：公元二〇〇七年八月底 二千冊

初版二刷：公元二〇〇七年十一月 二千冊

售 價：二五〇元 《有著作權 不可翻印》

佛陀成佛時，是先作十因緣觀之後才繼之以十二因緣觀，由此故能親證因緣觀，發起辟支佛的智慧與功德。由已親證因緣觀故，斷定實有本識常住，爲一切法之根本，但是仍未能成佛；隨後以最後身菩薩的果德，繼續參究本識所在而得明心，大圓鏡智現前；又於夜後分、東方天空明相將出時，因睹火星而得眼見佛性，成所作智現前，圓滿一切種智的功德，此時方才成爲一切智智的佛陀。但是因緣觀的修習，必須先修十因緣，次修十二因緣，方能成就。若未修習十因緣觀即不能推知「確實有本識常住不滅，是由本識入胎而出生名色」，便無法成就十二因緣觀：當現觀蘊處界皆悉無常而必須滅盡，才能取證出三界果的無餘涅槃時，彼時比丘必將於內、於外皆有恐怖，畏懼墮入斷滅空；由是緣故，我見即不能斷，我執更無論矣！故說應當先修十因緣觀，推知有本識實存、常住不滅，次修十二因緣觀，方能實證初果功德。

必須已經閱讀前面每一輯，並且確實瞭解其內容以後，才

不會誤解這一輯書中所說的法義，或讀不懂此輯書中的法義。若直接從這一輯閱讀，將很有可能誤會這一輯書中所說的義理，而仍然自以為沒有誤會；越到後面數輯，越是如此。若不從第一輯開始依次第閱讀、思惟，有可能在非故意的情況下，誤犯了大妄語業，請您特別注意這個叮嚀。斷我見之最重要義理為識蘊之內容，若欲確保我見已完全斷除者，可向正覺同修會索取《識蘊真義》結緣書，更深入而詳細的瞭解識蘊之內容，我見當可斷除，三縛結因此可斷。

——平實誠懇的叮嚀——

自序

本書的義理，僅從四阿含諸經中取材而說，不從大乘諸經中取材而說，如是證明大乘方廣唯識諸經的法義，從來不違四阿含諸經的解脫道法義，證明大乘經典中的法義並非歷經演變而成者，也證明一件事實：四阿含中解說涅槃時，爲了不墮入斷見外道見中，不得不處處隱語密意說有第八識本住法的存在，而第八識法義本是應該留到第二、第三轉法輪時才正式宣說的。所以二乘法其實是以大乘法爲根本而方便宣說的，若離大乘法宗本的如來藏根本心，二乘涅槃將難逃於斷滅見之譏評，本質也將成爲斷滅空，如同印順之所墮。

本書之所以不取材於大乘經典來說者，是因爲印順……等人私心之中，認爲大乘經典是部派佛教以後的佛弟子們長期創造演化出來的，不承認大乘經典真是釋迦世尊所說，是故此書中原則上都不引證大乘經典法義。又因佛學學術界公認的阿賴耶識權威史密豪森先生（Schmithansen.Buigitte），依據後出現的《瑜伽師地論》爲根據，立論說：阿賴耶識心體是在論中的《本地分》才出現的，四阿含中並未說有阿賴耶識心體；又說意根在論中的《攝抉擇分》、證明

分」中仍然尚未建立起來，是到後面的「還滅分」中才建立起來的，認為在此論出現以前，佛法中是尚未建立意根末那識的；但是他的說法，完全違背佛教法義弘傳的最早文獻記錄中的歷史事實，因為在四阿含教典中，不論是南傳或北傳的阿含部經典，都曾明說或隱說阿賴耶識了，只是史密豪森讀不懂罷了。又因為大乘經典是被印順、史密豪森所否定的，他們都不相信大乘經典，都對大乘經典持否定態度，堅稱不是佛口親說，由此緣故，此書中不舉示大乘經典、論典而說，單取四阿含諸經（印順說為原始佛法）經文證據來說，證明四阿中早已說過有意根及阿賴耶識心體的存在，證明印順……等人所信受的西方學術研究者說法是全面錯誤的。

復次，本書對四阿含諸經法義的取材，是全面性的，不是像印順、證嚴……等人一樣專取四阿含中自己所愛樂的法義來說，也不是像印順、證嚴……等人一樣的排斥四阿含中對自己不利的法義而省略不說。印順甚至說四阿含的經文不完全符合佛意，而主張親聞佛陀所說的才是完全符合佛意，所以另行建立根本佛法（親聞佛口所說之法義）以別於原始佛法的四阿含諸經所說。但是，莫說印順今天親自聽聞佛說一遍就能真解法義，乃至現存四阿含經典，可以讓

他再三、再四乃至再十的連續研讀，他尙且一樣嚴重誤會，錯解經文的證據確鑿，何況親聞世尊演說一遍可以解義？絕無斯理！

由於印順……等人已有否定大乘經，說非佛說，以及別行建立根本佛法等二種不正當作法，所以他們對四阿含諸經經義的解說，已經使原意喪失泰半，也使四阿含的真義廣被埋沒，印順、證嚴……等人已將佛陀的本懷加以嚴重曲解了。但是他所謂的根本佛法，在佛陀入滅以後根本就不可能存在，除了古時當場聽聞者；但在此時是絕無可能的，所以他的主張是毫無意義的。本書則是普遍、廣泛對四阿含經文加以引證廣說，使四阿含諸經的真實義，可以示現在末法時代廣大學人眼前，也使四阿含諸經所說的解脫道真義，重現於末法時世的今天，這是本書與印順……等人取材阿含法義而說時的最大不同所在。

四阿含諸經所說法義，以二乘菩提為主；二乘菩提則是解脫道之法義，專述出離分段生死之解脫道法義，不以實證法界萬法實相為內涵，故與成佛之道的佛菩提道無直接關聯，因為成佛之道是必須從親證萬法本源的第八識如來藏開始的。第二、三轉法輪之大乘諸經法義，則以成佛之道為主；大乘成佛之道則以佛菩提智慧為主，卻又函蓋了二乘菩提之解脫道；是故大乘成佛之道，非

唯第二轉法輪之般若系諸經所說實相般若總相智、別相智，亦須再進一步求證一切種智增上慧學。般若既以親證如來藏爲始，依所證如來藏才能現觀如來藏的中道實相義；而一切種智增上慧學，則是第三轉法輪諸經所說如來藏自性妙義，以及如來藏所含藏一切種子等增上慧學爲本；以親證萬法根源如來藏心體中所含藏之一切種子已具足故，名爲圓滿成就一切種智，名爲成佛。

如是，合解脫道智慧、般若總相智、般若別相智，以及一切種智之智慧，方可名爲成佛之道，非如印順單以二乘菩提之解脫道可以名爲成佛之道也！否則，一切阿羅漢應皆已經成佛也！然而現見一切阿羅漢皆非是佛，亦無任何一位阿羅漢敢在佛入滅後自稱成佛也！故知成佛之道函蓋二乘菩提之解脫道，亦函蓋大乘別教不共二乘之般若總相智、別相智、一切種智等智慧也！具足如是智慧，方名成佛。然而二乘聖人所證解脫道，既不曾證般若總相、別相智慧，更不曾證一切種智，印順焉得單以二乘解脫道小法智慧而稱爲成佛之道？更何况他早已誤會二乘解脫道的涅槃智慧了！然而印順卻敢在死前，同意潘煊把他傳記以《看見佛陀在人間》爲副書名而出版，這是以凡夫之身僭稱成佛，顯然不懂解脫道及佛菩提道。

由因諸多崇尚二乘小法之聲聞種性法師與居士，盲從日本、歐美一分否定如來藏妙義之佛學學術研究學者，盲從藏密堅持意識是最終心的應成派假中觀邪見者暗指「大乘非佛說」之邪論，極力誹謗第二、三轉法輪諸經所說如來藏正義，謗無如來藏，私下言語中常常無根誹謗：「原始佛教四阿含諸經中不曾說有第七識意根，亦不曾說有第八識如來藏；如來藏即是外道神我思想淨化而成佛教中的一個支派，大乘經中所說如來藏富有外道神我色彩，本是後來大乘崛起之後，方由第六意識心體上細分演變而建立起來的，故實無七、八識。」

由彼等妄謗三乘菩提根本之第八識如來藏，將確實可以親證的第八識心體謗爲實無，導致他們所弘揚的二乘涅槃墮於斷滅空無的本質中，也導致他們所理解的般若成爲性空唯名之戲論；然而印順所判「般若爲性空唯名」之說，其實極不如理；此因第七、八識皆是四阿含諸經中本已處處隱覆密意而說之法，特因二乘聖人智慧不足，不能領受之；亦因初時不應即時宣講甚深般若及一切種智妙法，是故佛設五時三教而說。然而彼等對此事實都無絲毫之信，極力否定大乘經典，謗爲非佛所說；由是緣故，本書不從大乘經典中舉證如來藏之實有，唯採擷阿含諸經中有關大乘唯識增上慧學之法義，證明四阿含中早已

處處隱覆密意而說第八識法，故都只由四阿含諸經中舉證之，令彼等不能不信服，欲令未來佛教正法流傳無礙。

亦因彼等常言：「唯識學專論名相，專說諸法之虛妄相，乃是專爲降伏外道而施設之法義論辯學問，與佛法實證無關，故名之爲虛妄唯識；唯識學中都只說明虛妄的六識心，又不曾言及佛道之真實義，故亦名爲虛妄唯識。」然而第三轉法輪方廣唯識經典所說一切種智極妙勝義，方是真正成佛之道，彼等諸人以無力親證如來藏故，因此完全不懂第三轉法輪之精義，乃不顧此一事實，妄將自己所無法親證之唯識增上慧學所說本識如來藏，謗爲外道神我思想。由是緣故，本書不單以阿含基本法義解脫道內涵之解說爲主，而同時以菩薩之大乘解脫道證量及大乘般若正理而觀阿含、而說阿含，乃是以菩薩所證得佛菩提道之般若智慧而觀之、而說之，乃是以菩薩所證得道種智之智慧而觀之、而說之，乃是以菩薩雙證解脫道與佛菩提道之現量境界而闡釋之，證明唯識增上慧學實已在四阿含中粗略隱說，證明 釋迦世尊於初轉法輪時期，即已圓滿具足第二轉法輪經中所說之般若智慧，亦已圓滿具足第三轉法輪諸經所說之一切種智，非如別有心機者所說：「在宣說阿含時之釋迦其實尚未成佛。」以此書舉

示四阿含中的開示，證明 釋迦不是在宣講方廣唯識系列經典時方才成佛的。是故四阿含諸經所說，非唯具足二乘聖者所知之法，亦已粗略含攝二乘聖者所未知悉之大乘不可思議解脫妙理。說穿了，其實某些阿含部的經典，本質即是二乘聖凡在第二轉法輪時期，聽聞 佛說大乘經典以後結集出來而變成阿含部的小乘經典。平實即以如是正義，寫作此書，匡正末法時期已被大法師們誤導之傳法方向與內容。何故如是而爲？其故有九：

一者，聲聞人智慧狹劣，或不信、不解、不證大乘法，故其所結集之經典中，其實雖有許多本是大乘經典，然因聞而不解故，對大乘法義的念心所不能成就，則不可能憶持大乘經典，只能以解脫道之觀點而結集成爲小乘經典，絕不可能兼含隱說之大乘法義而結集之。由是緣故，四阿含諸經結集完成後之所說者，必定偏重於二乘聖人所修證之解脫道，必定因此而昧略二乘聖人所不能修、不能知之大乘菩薩修證之佛菩提道，此乃必然之結果。

有何證據而作是說？有經文爲證，《雜阿含經》卷二十七·第七二七經明載：「如是我聞 一時，佛在力士聚落人間遊行，於拘夷那竭城希連河中間，住於聚落側，告尊者阿難，令四重襞疊，敷世尊鬱多羅僧：『我今背疾，欲小臥息。』」

尊者阿難即受教敕，四重襞疊、敷鬱多羅僧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已四重襞疊、敷鬱多羅僧，唯世尊知時。」爾時世尊厚襞僧伽梨枕頭，右脅而臥；足足相累，繫念明相；正念正智，作起覺想，告尊者阿難：「汝說七覺分。」時尊者阿難即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謂念覺分，世尊自覺成等正覺；說依遠離、依無欲、依滅，向於捨。擇法、精進、喜、猗、定、捨覺分，世尊自覺成等正覺；說依遠離、依無欲、依滅、向於捨。」阿難宣說其餘六覺分時亦如是說。

此經中既說精進修習七覺支者，即得親證無上正等正覺——成佛，可見七覺分之修行是函蓋二乘解脫智、般若總相智、別相智及一切種智的，方能依七覺分之修行而成佛道：一切種智具足圓滿、四智圓明。然而四阿含諸經中的七覺分修習，未嘗言及親證如來藏之方法，唯言如來藏之名；亦未嘗言及如來藏所含藏之一切種子，未嘗教導佛子修學一切種智之方法，又如何可能成就一切種智？一切種智既未能熏習、修學、親證、具足，又如何能成就究竟佛道而得四智圓明？然而卻又明言七覺支之行門可以成就究竟佛道，是故四阿含諸經中，必然本有部分經典是大乘經典，故說修學之者即得成就無上正等正覺。然由二乘聖凡結集時，因為他們對於所聞般若、唯識種智之深妙正理，無法理解；

由此緣故即無勝解，則於所聞之佛菩提智內涵，不能成就念心所，則無法憶念受持，當知結集之後所成就者，必定單以解脫道而言爲成佛之道也！今此阿含經典明文所載言句即是明證。若不爾者，則諸俱解脫又得三明六通之大阿羅漢等人，既已修學七覺支而證解脫道之極果，豈不都已究竟成佛了？然而卻無一人敢在佛滅度後自稱成佛、紹繼佛位以弘佛法！也無一人能如彌勒菩薩一樣被授記爲當來下生之佛，更何況是當時成就佛果？

二者，上座部中固然有極少數大乘菩薩僧，然而多屬聲聞聖人與凡夫；彼等既依佛語而得入於聲聞法中，而聲聞乘中之凡夫，每多不信佛之境界異於聲聞羅漢；彼等凡夫聲聞人心中猶有大我慢故，每認爲二乘羅漢智慧同於世尊，是故於佛宣說法華之時，猶自不信佛之實相般若境界，何況能信佛所說之大乘種智妙法？是故不信而公然退席、數有五千者，可以徵之爲真。

亦如今時台灣地區南傳佛法之多數信受及隨學者，崇尚原始而只具雛型之二乘聲聞阿含部諸經，是故甫聞大乘法之般若正義已，便成爲聞所未聞的生疏佛法，因此心生煩惱而私下破斥之，何肯信受而嘗試理解及修學之？今時聰慧而又資訊發達時之學人如是，古時彼諸聲聞種性之凡夫僧與不迴心之聖僧亦

然，何肯信受佛所宣說之大乘法義？由不信或未證大乘深妙法義故，當知不願、亦無能力結集大乘經典也！故於佛所專說大乘勝妙之法義，當知皆無可能結集成大乘經，要待其後諸多真悟菩薩情商不得而親聞大迦葉等聖僧結集完成之後，極不滿意而當場表示將另外結集，然後方才開始結集也，這就是傳說中的大乘經典結集。

三者，聲聞人雖聞大乘法，然因尙未證悟如來藏故，聞之不能解義，故其所聞世尊親口宣說之大乘經，若由聲聞僧眾結集之，結果必成聲聞法解脫道之經典，聲聞人必以二乘解脫道法理而解釋大乘法義故，必以自身所理解之二乘解脫道精神而結集故。即如今時之印順、星雲、聖嚴、證嚴、傳道……等人，同以二乘緣起性空之不究竟理而解說大乘般若空之究竟理，絕無二致。然而聲聞聖僧結集二乘菩提之解脫道經典時，其中必定有諸大乘法義之身影微存焉，必定可於其中覓得許多大乘法之蛛絲馬跡；此因聲聞解脫道之法義不得稍離大乘般若正法而獨存故，若離大乘如來藏般若正義，則二乘解脫道之證境必定會墮於斷滅見中故；是故聲聞聖僧結集二乘菩提四阿含經典時，不能不留存世尊所說大乘法義中之第八識名相法句，以免聲聞解脫道陷於斷滅見中。由四阿

含諸經中都有如是不得不保存之大乘法義蛛絲馬跡仍存故，平實今日得據四阿含諸經爲證而成立是說：世尊確曾宣說大乘法理，第二、三轉法輪諸經所說大乘法理方是真正的成佛之道。今於書中處處舉說證據，令台海兩岸乃至南洋諸多崇尚南傳佛法之聲聞心態僧眾，悉皆不能反駁，唯能心裡信受而於口中猶作強辯，以維護面子、名聞與利養。

四者，二乘聖人設使有心，欲結集佛所宣說大乘法義之經典，然因自身聞之尙不能解義，以無勝解故，則其念心所不可能成就，又何能記憶而後結集之？是故二乘聖人雖亦曾在般若期、方廣期聽聞大乘經典，縱欲結集，終不可得。而且第一次結集時之僧團，以大迦葉等二乘聲聞僧爲主；大乘法中之出家菩薩，在僧團中唯是少數，而在家菩薩們本非佛教僧團中之上座、長老，何能率領僧團結集彼等多數僧眾所不能理解、不願結集之大乘經典？是故欲求聲聞羅漢爲主之出家僧團，結集彼等聞而不解、不能記憶受持之大乘法義經典者，斷無可能；是故要待菩薩們與聲聞聖僧溝通而不可得之後，方由大乘行者中人數不多之出家菩薩眾，會合人數眾多之在家菩薩眾，別行倡議縕釀，在後來共同誦出、鑑定而結集之。如是大乘法義之經典結集，必然產生如是曲折，必然